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霍桑探案集

(五)

新婚劫

程小青 著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霍桑探案 ⑤

新 婚 劫

程小青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新 婚 劫

Xinhun Jie

程小青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桂兰

封面设计：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14.5印张4插页314千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—41,65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：10437:45 定价：2.85元

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。小说内容和政治、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，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、妇女解放运动、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。在写作技巧上，这个时期的小说，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，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无疑，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过去，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，资料缺乏，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，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。

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，艺术性较高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；选取各个派流、各种风格的代表作；以长篇、中篇小说（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）为主，兼辑短篇小说。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，一般不再收入。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，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。

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，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，一律采用新式标点，横排，并按文意分出段落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目录

新婚劫.....	1
无罪之凶手.....	61
官迷	95
酒后.....	127
误会.....	145
难兄难弟	167
窗.....	271
江南燕	317
无头案	377
霍桑的童年	451

新 婚 劫

- 一 远道归客
- 二 怪信
- 三 变端
- 四 旅馆中
- 五 两条路线
- 六 霍桑的义务

引 言

凡读过《霍桑探案》的读者们，大概都知道他的大部分的案子，都是我和他二人合作的；案情的记述，也都凭我亲身经历的见闻。其实自从我结婚以后，我因着和他分居，或偶然旅行出外，不能和他常在一起，他一个人单独进行的案子，数量上也相当可观。就象我所发表的《魔窟双花》、《夜半呼声》和《一个绅士》等等，都是他单枪匹马的成绩。本篇所记，也是他一个人奏功以后告诉给我听的。就案情而论，却也当得起“离奇曲折”的评语。我现在凭着客观的眼光，照着案子发展的程序记述如下。

包 朗 识

一 远道归客

那是国历八月初旬的季节，暑天的余威依旧控制着大地，虽在清晨六点半钟的当儿，热的威力早已依凭着阳光的流照，渐渐伸展到地面上来。那时黄浦江面被一道赤红的霞光所蒙络，江中的水气也已开始被动地蒸发，似乎预告那些

轮埠上站立的劳工们，今天的热度一定不会在华氏表一百度以下。但脚夫们似乎已饱经热神的威胁，锻炼成一种强毅的抵抗力，对于那天空的预兆，竟表示一种漠不在意的藐视态度。他们都伸长了脖子，聚精会神地向江心了望着。一回儿，忽有一缕黑烟在霞光中蜿蜒地袅升着，接着便有一艘轮船顺波逐浪地驶过来。一刹那间，脚夫们的嚣声顿时活跃起来，大家都挥臂擦掌，或整理肩上的扁担绳索，都准备着表现争先恐后的姿态。轮埠上除了那些脚夫们以外，还有许多迎接旅客的亲友、车夫和闲观的人，都拥挤地麇聚在一起。其实在这当儿，决没有真正闲观的人，这些形态上近乎闲观的人，不消说也都是各有他们的任务和目的的。

巨轮越驶越近，埠头上的喧闹声浪也比例地增高。再等一回，轮船甲板上的乘客们蠕蠕攒动的状态，从轮埠上望去，也已清清楚楚。那轮船名唤新丰，刚从秦皇岛开来。乘客们远道而来，一望见轮埠，反都按捺不住，象要一脚踏上岸来的样子。等到船身傍着码头，那脚夫们早已一拥而上，船上的乘客们又争着提携捧负地登岸，那一种喧嚷杂乱、纷扰拥轧的情状，真是难描难写。

这时候，有几个貌似闲观的人，却仍站在码头的旁边。内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黑长汉子，躯干既很伟大，生着一双鹰眼，大蒜鼻两旁的横肉脸上又满长着四五天不曾修剃的髭根，形状非常可怕。这人身上穿一件白夏布长衫，颜色已不很洁白，领纽是敞开的。他的头上戴一顶起码价格的巴拿马草帽，也分明是隔了几年的东西。那帽檐压得很低，但他的一副锐利的眼光却从帽檐底下炯炯地射出，向人丛中乱看。他好象要招接什么相识的客人，却又似有所顾忌，不敢走近船

去。因为离他十余步外，另外有两个人并肩地站着，模样儿象是什么侦探。那黑脸汉显然为审慎起见，故而并不向人丛中挤去。

十多分钟以后，他眼见一群一群的乘客们从他的面前过去，却仍没有满足他的期望。他并不移动他站立的位置，因为这地位非常冲要，凡下船登岸的人，都逃不掉他的视线。末后乘客们越走越少，黑汉的两道浓眉便也越皱越紧，分明他是失望了。

这黑脸巨人正要回身退步的当儿，忽而又停了脚步，嘴里不自主地发出低微的惊呼声来：

“唔！他回来了？”

这时候有一个打扮漂亮的青年，提着一个皮包，正不慌不忙地走上码头。其实这人的年纪已是三十六七，额角上已给光阴先生凿下几条线纹，他虽慷慨地涂上一层厚厚的雪花膏，究竟仍不能彻底遮掩。他的浮滑而狡黠的眼睛，配着两条人工染色的黑眉，看上去很敏捷多智。他的身上穿一件阴白印度绸的长衫，脚上穿一双漆皮皮鞋，身材倒也翩翩。他的头上并不戴帽，乌油油的头发分明也抹足了什么发膏之类。所以远远地望一望他的打扮，仍不能不称他做“青年”。

那黑脸汉等来客走近，突然迎上一步，定着眼睛向这貌似青年的来客开了口：

“唉，是你？”

那客人似乎微微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也不由不停了脚步：

“哈！老虎。”

黑汉忙摇了摇头，低声阻止他：“别叫名叫姓，我们走

过去谈。”

他说时自然而然地回过头去，向那两个侦探站立的地点瞟了一眼，却都已不见了。那归客也早会意，便跟着黑汉向马路上走去。他们且行且向左右探视，看见背后已没有尾随或注意他们的人，才放心地并肩离开轮埠。

那客人先开口：“虎哥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？”

黑脸人耸耸肩：“小王，你今天回来，我可没有想到，我本是来等候小福的。”

那个叫做小王的忙问道：“唉！你近来可是和小福有什么买卖？成功了没有？”

那叫做老虎的黑脸汉正想回答，忽又忍住了不说。他们便静默地走上了马路，在人行道边站住。

老虎答道：“这是闲话，别提。我们那一件事不是还没有了结吗？我已候了你一年哩。小王，你也太不够交情，怎么音信全无？今天真是太巧了。喂，这回事究竟怎样？”

小王回头一瞧，忽附耳向黑汉道：“轻声些，后面好象有一个人跟着。你不如先给我找一个寄宿的地方，别的事回头再谈。”

黑汉似也赞成，他也回头向后面瞧了一瞧，便等着后面的一个人走过去。其实那人只是一个赶早市的小贩，这两个人自己心虚，才如此小心防备。黑汉随向小王说，浙江路的利远旅馆，房金既廉，又很稳妥。小王点头赞同了，便各自雇了黄包车，向浙江路驶去。

当小王和老虎的车子在吉祥路吉祥里口经过的时候，里内有一家人家正忙着打扫布置。那是一宅五上五下半中半西

式的屋子。有许多仆人正在大厅上张灯结彩，显见在这一两天中，他们将办什么喜事。这屋子的小主人叫钱洁身，年纪还只二十七岁，却早已在美国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。他回国才刚半年，挂起了律师牌子，做了几次义务律师，接连办胜了两次，已颇得社会上人的注目。这天他在天没亮就起身，已经亲自在那辉煌华丽的新房中布置了好一回工夫。因为明天就是他的婚期，他自然要分外起劲。

这时他正取了他的未婚妻赵明珠的一张半身照片，跨上桌子去，把照片挂到一只柚木妆台上面的墙壁上去。挂上之后，他站远了瞧瞧，又觉地位不妥，重新把照架取下来，端在手里，又仔细地欣赏。他见那照中人美丽的姿容嫣然微笑，正是栩栩欲活。他越看越爱，不禁偷偷地隔着玻璃接了一个吻。后来他看见靠窗一壁空着，就将照片挂在那里，果觉得比较适宜得多。一回儿，照片已挂好了。他正自站着端详，忽见室门开动，有一个小使女拿着一张报纸走进来。洁身忙将那张《大华报》接过来，翻到了第五张的本埠新闻，便发现一男一女的肖像并列地刊着。下面记着的一段新闻，就是钱洁身和赵明珠结婚的消息。这一节新闻他分明是预先知道的，故而披阅之后，满意地笑了一笑。他略一凝想，又在手表上瞧瞧，便换了一身新制的条纹白府绸的西装，顺手将报纳在袋中。他向小使女吩咐了几句，才匆匆下楼。

两分钟后，他已跳上了自己的汽车，向丹凤路驶去。汽车到达丹凤路的转角，在沿马路末一个石库门前停下。石库门上标着“天水赵”三字。洁身似乎是熟门熟路，便一直上前去叩门。一个十七八岁的少男立即开门出来。

钱洁身去了草帽，招呼道：“明晖弟，早啊！你姊姊起

身了没有？”

明晖微笑道：“早起身了，伊正准备要出去。”他拉着洁身的手走进去。

钱洁身走进了侧厢里的书房，还没坐定，早听到咯咯的皮鞋声音从楼上下来。明晖刚才从书室中溜出去，那花容玉貌的赵明珠已翩然入室。

赵明珠长伊的弟弟明晖两岁，白嫩的面庞，配着一双夺魂的秋波，一个细直的鼻子位置得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，鼻下承着一张红菱形的小嘴，出落得妩媚动人。伊的苗条的身材也修短适度，处处都符合美的条件。但明珠天性喜欢朴素的装束，举止上也落落大方，正可以借用一句“浓如桃李，冷若冰霜”的赞语。这时伊穿着一件国产白色小花纺的颀衫，足上丝袜皮鞋也都是白的，浑身雪白，真象天仙化人一般。

伊向洁身微微点一点头，含笑说：“我听得出是你的声音。你多么早啊！”

洁身也笑着答道：“你已打扮得这样齐整，足见你起得比我还早！”

明珠的手给洁身握住了，瞧见了洁身那种有含意的眼光，脸上不禁泛出一丝绛色，伊的头低垂下去，把手缩回来。

洁身问道：“明珠，你要出去吗？这样早往哪里去？”

明珠答道：“我往北川路找金石美去。”

“可是你要请伊明天给你做陪新？”

“不是。陪新的，我已经另外请了两个学校中的同事。我要石美明天一早就来，给我料理一切。”伊略顿一顿，变了些语调。“洁身，你知道我是没有父母的孤女。石美的年纪，虽只长我五六岁，平日里安慰商量，竟象我的妈一般。”伊更

低垂些头，声调也有些颤动，好似欢愉中勾起了伊的悲感。

钱洁身忙岔开道：“好，好！这时候你何必再说这样的话？明珠，我给你瞧一种东西，你见了准喜欢。”

赵明珠勉强抬起些头，应道：“什么呀？”

洁身急急从衣袋中摸出那卷报纸，展开了送到明珠面前，又用指头指着报纸上印着的两张肖照：

“瞧，这两个人是谁？你可认识？”

明珠的目光在照片上一瞥，又在下面的新闻上约略地念了一遍。忽而伊把目光移转到地板上，头也重新低下去，竟默不作声。

洁身似出意外，微微讶异道：“明珠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如此？可是你的照片印得不清楚？”

明珠摇摇头：“不是。但是，这两张照片可是你送去登的？”

钱洁身笑着应道：“是啊。我把你这种美丽的容貌登了出来，就要叫人家称羨我的艳福。你难道不赞成？”

赵明珠仍低垂着头，答道：“我生平最不喜欢无谓的张扬。这举动我看太无聊，太没有意识。”

洁身的本意满望领受伊几句喜欢的赞语，却想不到明珠会有这样的表示。他有些发窘，呆立着说不出什么。明珠似乎防他再发什么不便作答的问话，便向手表上瞧了一瞧。

伊说：“唉，八点钟了，我要去看金石美哩。洁身，你也快回去罢，明天就是婚期，今天你再来这样子絮絮不休，别叫人知道了笑话。”

洁身明知这是软性的逐客，勉强笑道：“如果真有人这样子笑话我，我倒还引以为乐呢。”他又笑了一笑。“明珠，可要我用车子送你去？”

明珠拒绝了，又催促他回去。洁身才和明珠握一握手，遵命退去，乘了汽车回去。不一回，赵明珠也走出门来，雇了黄包车向北川路去。

二 怪 信

利远旅馆共有七八十号房间，虽然不算很大，但因着旅馆主人有些手面，侦探们查房间时总比别家宽松。故而一般有几分顾忌的人都来光顾。先前老虎所说的“稳妥”，就是指这一层说的。

小王和老虎俩进了旅馆，开了一个三十一号的小房间。彼此坐定，照例先填了一张旅客的姓名职业单，但小王在单纸上却写着陈寿林的姓名。等到茶房拿了房金出去，小王立起来将房门关上，才低声开口。

他道：“虎哥，那件事我委实很对你不起。我本想通一个信给你，又恐消息不密，反而连累你。”

老虎皱着浓眉，不耐似地瞧着对方：“这些废话还是少说。现在既然见了面，不妨当面解决。”他伸出了他那手背上毛茸茸的巨手，似乎有所需索。

小王装出抱歉的样子，忙道：“老哥，你还不知道哩，我来告诉你。我当初本打算把货送到那里，钱一到手，立即回来。不料我到埠以后，偶然不小心，那活货忽而滑脚失风。我追寻不得，没法可想，一时又不能空手回来，没奈何

我就在那边混了一年。那女人好象化了气，到底没有消息。我的景况也越弄越坏，只索再回南来想法。这件事我真很对不起你，但我自己也吃了大亏。”

老虎疑惑地说：“当真？你莫非想……”

小王忙摇手道：“老哥，你不要疑心，我们合伙儿办事，怎么会打谎骗你？你不相信，我可以赌咒：若真如此，我一定天诛地灭！”

老虎虽听到小王赌了咒，心中还是疑信参半，仍怒目向小王瞧着。小王却转身去开弄他那带来的皮包，似在故意避开他的目光。这时候门上忽然有叩击声音，两个人都不由不吃惊地回顾。接着那室门忽自推开，一个人在外面喊叫：

“要买报吗？”

他们见是卖报的人，才安定了些。小王摸出了些钱，随意抽取了一张《大华报》，重新将房门关好。

他又低声向黑汉道：“虎哥，你不用多心。我这里还有不少旧相识，不出一个星期，我少不得找一个机会来补偿你。这里耳目众多，不便多谈，请你原谅些。”

一个茶房端茶水进来，老虎果然低着头没有说话。他目送那茶房走出去后，房门仍开着，他略顿一顿立起身来。

他点了点头说：“也好，我们再谈。”他说完了径自走出去。

小王似乎放下了重负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气。他随即着手洗脸，洗毕了又在面上厚厚地涂了一层雪花膏，头发也梳了又梳，抹的乌黑，这一来他果真又减少了几岁年纪。他烧着一支纸烟，随手取过那张报纸，翻了几页。他忽然看见第五张本埠新闻上，登着一张双头的肖照。小王的嘴唇牵了一牵，露出一种轻蔑的冷笑。原来那照片中的一个人就是私家侦探

霍桑，还有一个是警署侦探长汪银林。他们新近破了一件可惊的绑票案，故而各报中都记着一段很长的新闻，并把一张他们俩合摄的肖照登了出来。小王只在那新闻上约略瞧了瞧标目，便随手翻过，分明不屑细读。他翻到了琐闻栏中，另外发见了两张一男一女的照片。他的眼光忽而停止不动，仔细一瞧，不觉仰直了身子，嘴里发出惊讶声来：

“这不是伊吗？哈！”

他急急念那下面的新闻：

法学博士钱洁身律师将于本月九日(明日)，与女教育家赵明珠女士，在吉祥路吉祥里口钱宅行结婚典礼。

钱君与赵女士由友谊而发生恋爱，此美满之婚约完全成于自由。并闻成礼后，即将赴西湖度蜜月云。

小王的眼睛里灼灼地露出异光，他的口中烟雾乱喷，显得他不但心花怒放，还在那里运用脑力。

他又自言自语的说：“哈哈！果真是伊！我正苦没有办法，那真是再巧没有！”他的眸子转了几转。“哼！对方是个博士，当然有钱。这是一个再好没有的机会——一个救穷的机会，我决不能放过。”他立起身来，丢了残烟，背负着手在室中打了几个旋，又默默地寻思：“伊明天就要结婚了。那末，我还有一线希望，我相信伊不会拒绝我。”

他立定了瞧瞧时钟，刚交八点一刻。他回身从皮包中取出一件淡灰色外国纱的长衫，将身上一件阴白印度绸的换下来，又换上一双纱鞋，拿了那张报纸，从旅馆里出来。

小王第一步先往吉祥路吉祥里钱家去打探，果然看见有